

明

語

林

明語林卷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言志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  
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爲忠臣濟曰願爲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

文帝莫知所終

王良按察浙江謁岳鄂王廟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楊文敏十三歲時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論古名相皆歎爲不可及公徐曰皋夔伊周誠不易其餘毋乃可學

王莊毅竑嘗曰士當希朱雲汲黯安能局促效轅下駒

莊毅旣歸躬營宅兆先壠之傍或曰大臣終官國家爲營葬公胡庸此答曰竑以謏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尸幸無敗績謬膺獎擢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

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希意外之寵

李時勉少負大志每自厲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陳敬宗司成二十年諸生多至卿貳公久不調冢宰王直從容言以司寇相轉何如曰某托公爲知己與天下英才終日講學庸詎不樂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哉

練御史綱歸吳後喜舊業尹山之陽爲終焉之計復建菴寫范文正公文信公像語人曰初吾自分用則學范公否則爲文信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志

吳康齋讀伊洛淵源至程伯淳見獵心喜曰審如是是

吾亦可學賢聖遂絕意舉業潛心義理常自咏曰誠能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夏正夫

寅

嘗自警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楊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視錢若水致仕臣已多三歲視陶弘景奉朝請臣尤多七歲臣得與弘景若水游地下足矣

陳白沙荅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

劉忠宣在兵部職方規調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馬  
太僕進公公謂人曰京堂顯地人亦豈不欲顧吾秀才  
時見郡邑政有失者輒自奮曰吾他日必不爾某所宜  
行某所宜罷其行與罷又復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負官亟堅請外

忠宣教子讀書兼令力田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  
逸成惰

楊文懿語徐少詹

原曰

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

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

復爾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貴獨以白髮青衫漫厠其  
後雖未謀引去宦味固已索然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嫠  
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葉文莊盛崇尚名節動跂古人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

期韓范

余肅敏子俊嘗曰人臣爲國力隨事盡卽近且小不可

不計百年至大利害當身任之毋養交市恩爲遠怨自  
全之地故其經理延綏謗議紛如而執之不易

謝文肅

鐸

居間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爲親今亦何及  
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閉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眺方岩  
雁宕仕進之念泊然

黃伯固

鞏

常自書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夷馬革

自許何愚

何遵爲諸生學師王純甫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其母  
曰兒設爲滂大人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

國朝仕進以翰林爲極選競進恐後戴莊簡

珊

獨避不

往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爲國立勛業



王伯安十歲就塾問師何爲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耳  
伯安慙然曰毋乃希聖

董蘿石少耽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節師事王伯安或  
謂其老那復自苦蘿石笑曰吾方揚髻渤海振羽雲霄  
且憫若苦願以吾爲苦耶去矣吾從吾所好自號曰從  
吾道人

劉源清諸生時讀唐史張巡許遠傳起曰巡遠何如人  
吾異日爲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顧愕然

給諫田汝耕與崔銑交舊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

浮白吟詩闋瑾旣誅歎曰引裾請劍自許丈夫顧事會  
蹉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每自悲感于懷耳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  
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  
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嘉鴟夷之逝而汙其  
富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臥馱苦俗途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此僕大略也

大初山人一無所好獨喜爲詩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  
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

楊椒山喜雅惡雀云雅報凶雀報喜雅近忠雀近諛

王子裕問僉事廣東投劾而歸築室湖濱自言願屏居

三十年讀盡天下有字之書撰述以畢吾志

錢孝直敬忠父坐繫時甫能言輒詣圜土父教以讀書

灑淚受策時頭觸圍牆夢嚙呼泣誓成名贖父死五入  
省闈卒成進士疏救父出之嘗曰上不敢效陳圭近不  
敢作馮行可

羅狀元洪先傳臚日外舅吳太僕曰婿乃辦此非所料

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者三年遞一

人那足異是日袖米借何善山黃洛村聯榻蕭寺中講學不置

陳仲醅

繼儒

云予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闢

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襍被于名勝處避客息躬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可閱三十年

魏璫旣誅未盡澄汰黃石齋諫項少保曰正人不盡升可矣僉人不盡拾遺可乎草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荷鋤也

金駕部鉉嘗讀邵子署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

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  
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死闢難人始見之蓋前此  
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題也又巡皇城過御河輒流連不  
能去歸語弟曰吾見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後  
竟投御河死

方正

高帝覽孟子草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  
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射之錢司寇唐抗疏入諫  
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

其誠命太醫療其箭創孟子配享得不廢

劉長史璟是劉誠意子嘗至燕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曰那得不相讓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可讓

景清初赴舉時過宿涪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爲書景清在此而妖遂絕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夏忠靖不可曰彝人慕化遠來宜示以義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

者上曰爾欲效韓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  
曰王臣雖微位列諸侯之上况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公

給事周或剛直敢言有彈奏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候  
或長安門外或緋衣各令取素服爲待罪具

楊文定在內閣子某自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魄  
遺之勤獨不爲江陵令范理所禮文定異之卽薦知德  
安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  
人豈私于理卒不謝

陳黃門諤累以直諫瀕死三黜弗移後授京兆嘗出行犯太子蹕太子訴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不問

宣德中召用舊臣多依違者唯黃忠宣持正不阿命觀劇曰臣故不好劇命弈曰臣幼奉嚴父師訓讀書外無益之事非所敢問

顧中丞佐性嚴重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官僚行道以此爲候往往有輓驢駐馬折而還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清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是辭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黜

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辭宜詣振謝辭曰原德亦爲是言邪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爲後遇諸朝復不爲禮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陳祭酒

敬宗

名無緣晤觀周文襄

忱

間以語祭

酒祭酒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或語振祭酒書最高託爲求書者先之禮幣彼將報謝振乃遣幣乞書程子四箴祭酒走筆書訖而反其幣竟不

往見

門達誣陷袁彬漆工楊暄抗疏論救復條達不法事上  
令達自訊達嚴刑迫之暄知達意謬曰李學士以書授  
我我實不知請眾鞠之明日眾既至暄大呼曰達以酒  
肉啖我使我陷學士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暄卽死曷敢  
誣善人達語塞彬得釋

汪直在西廠聲勢烜赫人莫敢犯嘗怒兵部郎楊士偉  
校突入其家拷掠逼辱及其妻孥眾咸錯愕莫敢言陳  
媿齋音與之比隣登墉呵之曰有國法何得遽爾校曰

爾何人敢不畏西廠荅曰聞侍講陳音乎校爲縮頸  
汪直頗欲延攬名士雅重楊承芳時承芳憂居直往弔  
于墓旣拜起手拂楊鬚曰往聞君名今貌乃爾楊曰繼  
宗貌陋虧體辱親竊所不敢直不復言

內臣黃賜母死朝士無不弔祭翰林官猶未詣徐侍講  
瓊言于眾曰時且如此那得不往眾或應或嘿陳媿齋  
忽奮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門謂斯文萬世何  
詞氣憤激聲淚俱下言者大沮

陳恭愍選提學南畿試卷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

何以信人時韓襄毅頗尙崇飾方憂制家屬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母令陳御史知

李文祥與萬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孫弘壁延禮之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

張昂令鉛山邑有大木蔭二十餘畝民祀爲神慢輒爲崇昂出勘田欲伐去以廣墾治父老咸諫昂檄隣邑共伐之莫有從者公執愈堅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見命運斤樹

有血眾懼不前公手斧倡之樹乃仆上有巨巢三婦人  
墮地冥然欲絕已問之乃知樹妖所攝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殺人一嫗訟巫殺其子房遣捕縛至杖  
之杖者手傷而巫自若命繫獄及夜烈風飛石屋瓦若  
崩公知巫所爲乃衣冠起坐及旦取巫眾皆勸阻公不  
許厲聲叱巫巫忽墮一珠及書一帙公會僚屬焚書碎  
珠巫卽仆死

孝廟初耕籍田行九推禮教坊司以襍劇陳或出狎語

馬端肅

文升

時爲都御史厲色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

屠瀟督師兩廣中官有家順德者囑瀟爲修其家廟時  
吳廷舉作順德令瀟以語之廷舉曰安有官爲奄治廟  
者且歲饑民貧不可又市舶監遺金令市葛廷舉市二  
葛以進曰葛故雷產徹邑無有奉此爲式不中請還金  
監恚取金去

逆瑾擅權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壽卿良以僉事補官

入朝既叩頭左順門鴻臚令向東揖瑾方徑趨出或以  
例宜謁瑾壽卿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膝安可屈竟不

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鰲與壽寧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必斥去或

以爲過公曰昔萬循老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壽寧耶

羅景鳴玘是李西涯門生李處劉瑾張永之間或多委

蛇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

康陵頗佞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欲諫患未有徵俄內批番僧請田爲大慶法王壽而書號並聖旨傳尙書珪伴不知奏曰孰爲法王敢抗天子亂祖法大不敬當

誅詔不問田亦止

蔣子修

欽

劾劉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

子修自念疏上定撥奇禍當是先人軫念尼止吾事已而聲振四壁子修歎曰吾義不得顧私且緘嘿終爲先人羞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再上再受杖竟死

武宗觀魚揚州得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時蔣恭靖

瑤

爲

守江彬惡其不屈請以畀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脫夫人簪珥及綈服以進曰臣貧而庫無緡錢不能具此帝



屬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較

武宗南狩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汪公應  
軫奏云泗婦女荒陋近亦流亡無以應敕旨向募桑婦  
十餘人倘納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補事遂寢

江西諸司賀監王壽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謂其屬

曰是覲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禮也去其鞞又三司干朔  
望皆先朝王乃謁先師介夫改令先謁孔子已宴王卽  
席譙清不能詩清亦讓王無禮

馮御史恩疏劾張孚敬汪鉉方獻夫爲根本腹心門庭

三萐逮下詔獄辨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  
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

吳疎山同諸御史詣夏桂州桂州方服宮錦御史皆嘖  
嘖稱美有塞裳視者疎山獨無言桂州曰吳子云何疎  
山曰候公衣畢當以政務相請

霍文敏韜爲南宗伯呂仲木爲貳文敏時短夏貴溪仲  
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嚀非禮文敏疑其  
黨心銜之已仲木滿考之都謁貴溪時方柄國心  
折仲木欲亟援爲助及見甚歡已亦數短文敏仲木毅

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棄棟梁貴溪又  
心謂仲木黨文敏

世宗意欲用吳宗伯山入閣山子聞詣西直告其父曰  
上意如此恐亦需一揖嚴公許山怒斥之曰兒不解事  
孰謂閣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吳宗伯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爲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  
大學士李本爲介酒未行宗伯與李弈李以手掩局語  
宗伯曰知今日之飲乎宗伯謝不知李爲道世蕃意宗  
伯遽曰山老矣何從得女世蕃意阻大恚

楊文襄

清

以召入文衡山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

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衡山曰先人棄不肖三十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媿見生幸寬我

靳文僖

貴

繼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請旌之吳宗伯

曰旌典之設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激俗若士大夫節義孝順固其常分靳夫人生受殊封奈何爭寵靈于微賤已學士徐階爲言山曰閤老夫人靈復有再醮理耶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粹夫塘舉翊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晤輒面數張十三愆眾爲愕然

鄔懋卿爲副都御史莆田林潤曰此窮奇也而身其服平

趙文華督師江南下令問有故人子朱生安在爲好致之令一日三及門樓船輝耀趣邦憲邦憲弗顧自掉扁舟褴衣詣趙酒驪握手從容言丈夫乘時取功名多願金錢肥母夫人甘糲硜硜匹夫節奚以爲言之再三卒不應趙爲歎息去

分宜柄國粥爵有定值而館職尤重陸平泉

樹聲

以吉

士還里詣闕世蕃頗知其廉使人索松綾二百疋當子

翰苑陸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張龍湖

治陸

之座主爲解于分宜且爲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召陸

與俱往而令嚴太史介之行至則授刺使自投之陸不

言懷其刺入一揖而出分宜送之及門見金幣問誰具

對曰不知

海忠介

瑞

爲閩邑博士御史行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

堂階忠介直立曰若至院臺敢不以屬禮見此師長教

士之地不當詘兩訓導夾跽忠介中立不屈時謂筆床  
博士

江陵奪情宣城諸生吳仕期爲書萬言斥之江陵私人  
龍宗武爲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繫獄時沈太史懋學  
不直江陵宗武嚴刑迫期使喉太史期笑曰男子負血  
性而爲不平之鳴寧受人教者榜掠無完膚題壁問云  
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卒死獄中

葛端肅

守禮

終身不置姬侍夫人爲置一姬公固不肯

夫人與之再四乃一往見姬直侍卧內略不差澁公卽

拂衣出竟不復往夫人挈之山西數年召其家還之猶處子人以方之司馬文正張忠定

江陵相奪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艾員外穆沈主事思孝抗疏極論同日受杖削籍編成進士鄒元標號哭于傍視四君杖罷出疏袖中亦受杖歸

沈烏城濯媚妖姆客氏交懽其子舅弟畜之臺省合章抨之不動大司寇王紀奮袂起曰身爲大臣奈何與蒼相同朝歷陳其奸惡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時榮之

鄭克敬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



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于文定

慎行

在南宮日早朝偶失中貴遣閣校許爲隱

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爲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進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反于中貴不便其人慚而止

毅宗怒劉都憲

宗周

抗直詔部提訊諸輔臣固請以免

因往慰之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唯讓諸輔臣某事大錯某事不爲媿媿不已及過寶應喬侍御

可聘

來訪

語及延儒曰尤錯語及姓曰差勝首輔錯亦不少  
崇禎末以邊急赦中璫監軍所至橫甚守令拜謁天津  
同知張星獨憤恥之投告乞休督撫不許已趨謁璫  
倨上坐叱使跪見星怒曰若等監軍事而辱天子命吏  
耶星何戀一官而屈若輩爲拂衣趨出不顧

明語林卷四

明語林卷五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雅量

太祖天威嚴重繙錄之際侍臣或手顫不成書陳性善  
獨安雅自若書法端楷

孫襄敏

炎

總制處州苗將叛襲執襄敏幽窖中列卒環

守夜以燂雁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襄敏拔佩刀割雁  
舉卮仰天酌酒食竟顧所衣曰此紫綺裘乃上賜者遂

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飲醉使酒謾罵克勤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屈後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規畫敬死有餘辜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闊深不見涯涘有從吏污金織賜衣懼伏請罪公曰猶可浣也又吏壞所寶硯石公曰物固有壞

時並慰遣之

夏尙書以頻年北征力諫忤旨詔籍其家時公方治儲口北錦衣逮公追公從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撫吳一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巨舟抵閘門觸于石燭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無恙恐風露偶易耳

魏尙書致仕時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尙書歸老蕭

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陳僖敏 掌憲薦王文已而文與僖敏同官每陵僖敏  
凡入臺僖敏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升揖泊僖  
敏至畧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請鳴鼓僖敏不肯曰少  
需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遲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  
陳公度中

葉與中

盛

嘗求于節菴

謙

爲其妻作墓表不數日有德

勝之役于進少保與中疏劾于妄報首功于朝退謂郎  
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

遲當不免俗卽命紙一揮而訖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登鎮大同鹵迫城下人心洶洶乃身自登城視

師方酣戰左右急呼公笑命進食飲啖自若了不爲異  
徐曰雞未熟菜猶可噉

門達初誣陷袁錦衣榜掠頻死久乃得釋及達敗謫戍  
袁治具餞送如禮不念舊惡人以爲難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夫人緝緝泲助之不給也允文  
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  
姑一食

章楓山

懋

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督

之已知請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識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鎮滇中官鎮守者曲爲諛悅公不動且裁抑其  
政剪其與中官恨令刺客雜從徒中將賊公公子馬上  
遽問曰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寶杖而遣之中官欲  
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不過除民害卽所罪亦不過  
爲公清惡何爲過自疑中官惶恐謝乃更自戢

王康僖

承祐

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廁必置  
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三置三藏之乃



不復置亦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如海可  
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紘督兩廣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檢處

軍務兵食畢乃就道而軍容驕從畧不稍損官校以其  
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嶺始白衣囚首請自繫曰曩非  
故違朝旨顧兩廣任重蠻彝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  
恤恐正自損國威耳就繫而去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書生上書楊石齋數  
其過公延禮之至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

宸濠作逆報至南京公卿計無所出喬白岩字時任留  
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人恃  
以安

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  
須幾敗眾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  
行賞畢還坐曰頃報盛王已擒想當不僞但殺傷眾耳  
理前語如故

黃伯固鞏劾江彬員外陸震亦具疏見鞏草卽自毀同  
署名進彬大恨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

示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

宋御史

璪

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殺牛而遣

子弟詬毀璪勅家人毋與競有狂醉者罵久墮水中璪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謂之曰與而家世好卽奈何以小忿棄之乃鞭牧兒以肩輿送歸謝其父老父老大慚

太學孫育遼菴相公鄉人受知遇獨隆霍文敏旣劾罷公猶欲根抵公門士育遂私于霍錄公他事以自托已而育死公易服弔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親過然父

實負公故辱公弔公曰子爲人所陷餘波及人我實累  
汝父彼身家是虞借予以脫耳子顧不諒我又負汝父  
矣人皆服公

楊伯修爵以建言繫獄數年得釋抵家未幾校忽至伯  
修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  
公伯修笑曰吾知之與校飯飯糲校不堪伯修啗茹自  
若食已曰行乎校曰請一人爲別伯修立屏後呼曰朝  
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

徐文貞階督學浙中試卷有顏苦孔卓之語文貞署云

杜撰後發卷秀才前對曰楊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貞應聲云不幸早第苦讀書未多因降階再揖謝秀才去蘇州曹太守新構一室喜藻繪其楹壁羅致諸畫史有陰入沈石田姓名出片紙拆之遂過往訖工或曰謁貴游可免先生曰往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駕詩被誣坐詛咒不道繫禁時年已八十了無怖懼取詔獄柱械之類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客笑曰君正坐此尙何吾伊爲孝思淡然不輟曰作詩當死不作詩遂免死乎人謂孝思意氣勝蘇長公

張太岳

居正

執政權傾一時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

犯者或榜繫窮治不少貸太岳奇之廣爲延譽卒至通

顯

李興化

春芳

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

內與語而別人皆知傳臚信至賀之李坦然曰拙卷亦

與進呈神色不動

嘉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

順昌

吏部吏部慨然

曰吾辦此久矣顧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未應因命筆書

小雲棲三字擲筆笑了此別無餘事矣

雷介公

續祚

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違視之出蔬菜

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  
日任風波

阮大鍼矯詔殺周儀部

鍊

儀部言笑自若口占絕句云

死生千古事猶畱一寸心語左右曰爲惡而死則死有  
餘辱爲善而死則死有餘榮遂與雷公就縊

識鑒

高祖微時過臨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結納備陳天表之  
異退語諸子曰吾視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

日言才卷三  
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陽王將以仁孝配高祖而未決夫人張氏曰今天下  
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覽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  
共事者王遂決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  
質非常人也

劉誠意在勝國屢仕不合時無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奇  
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吳元年中書省設座將奉小明王行正旦賀禮劉伯溫



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爲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擇相問伯溫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溫  
對曰皆不可帝怪問之曰憲有相材無相器廣洋褊淺  
不足用惟庸僂轅破犁犢也後皆如劉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蹙元主于開平闕其圍一角使逸  
去常開平不欲中山曰是雖彝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旣皆不可  
縱之固便

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王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

而徒以色態惑人取媚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  
言詆之

練則成爲御史家居恒發堂下甃磚令諸子朝運而出  
暮運而入微問家人郎君誰健者曰大郎運獨多則成  
曰是存吾祀洎則成忤上論死諸子戍邊長子以健獨  
存

建文帝旣得燕謀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  
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執不如轉  
禍爲福信遂改圖推戴

太和楊伯川有人倫鑒楊士奇十四五時與陳孟潔往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欵洽移時酒酣顧孟潔曰子不失風流進士楊郎雖寒士後當大用惜子老不及見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楊文貞第文貞切諫帝頗不以爲然文貞曰德未洽於幽隱有如冤夫怨卒積而思逞何以爲備已而果有盜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挾弓矢爲逆校捕得實帝乃服士奇言

阿魯台旣納欵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制于朝

將盟諸部長上以問諸臣咸請許之黃文簡惟對曰夷

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長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後且難

圖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勿見眾人平原耳

仁廟爲太子居守南京讒言間作一日召赴行在勅已

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請往上問故對曰太子久不蒙召

一旦聞命恐不免疑慮已而仁廟聞召果驚怖慮有後

命欲自裁問誰啣命知是原吉曰原吉來必能調護旣

見悉上旨仁宗乃安卽日就道

榆木川之變楊文敏金文靖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軍

旅肅然寂無知者有欲以他事稱敕馳訃太子文敏不可曰天子崩而擅稱敕加寶罪且不測乃具啟并遺命以行

王振謂三楊曰國家之事三公是賴然今且俱耄毋乃倦勤西楊曰盡瘁以報死而後已東楊曰去死無幾亦何能報歸老爲幸簡後進之良而效之可也振問其人遂舉苗衷馬愉曹勰陳循高穀等旣退西楊讓曰何言之易對曰是幸于君今實馱我公誠自固彼遂已乎設謀樹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復奈何之數人者吾

與也嗣我而相將協志以圖亦何患焉西楊稱善

正統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職妨賢路所致有請罷歸以謝天譴者太宰郭璉獨不可曰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貪位故非所嫌

賀三老是曹欽妻父見欽怙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反親戚誅竄三老獲免

謝尙書翱最爲英宗信任仲孫以蔭入監洎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尙書尙書曰汝有階得仕何乃強所不能以

冀非望遽裂卷火之

景泰時立春與聖節同日眾議欲先行慶賀或云先迎春咸無定說俄忠肅至眾質之忠肅曰先迎春而後慶賀不見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眾以爲是

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

后壽節耳

王文恪姑蘇志成遣送楊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展冊但搖首呼謬謬使者還述文恪以君謙多謠諑不之較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府志脩于我明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林鷄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毀或請加飾林曰像非古也  
浮屠用之太祖建國學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從之或  
曰聖賢像可毀乎曰木偶耳毀之何害遂悉易之

劉東山

大夏

自兩廣來總帥毛倫于道上謁公舟次拜

起泣涕不已公曰奸人之尤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  
逆瑾爲亂

劉忠宣

大夏

爲職方有獻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時

英公調兵食數公急取匿尙書爲榜吏至再忠宣密告  
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尙書悟乃已



孝宗嘗面諭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議以非所部輒止自是宜密揭以進對曰不敢李致省可戒也朝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外付府部內咨內閣揭帖臣不敢效順

楊文忠

廷和

才器恢廓早已見推余肅敏

子俊

是其鄉

先達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異日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謀斷

劉大司馬機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陰陽皆以生年與葬期值不克就壙陸淵來弔族人道所以機從苦塊聞之

趨出泣拜曰願卽以機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羅圭峰

北

家居時宸濠有異圖齋金餽公山中圭峰一

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幾濠反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爲憂疏請選吏賑卹漸圖  
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  
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  
陵徐福

楊石齋

廷和

已定計擒江彬顧彬爪牙勁卒皆邊兵恐

倉卒致變謀于王晉溪

瓊

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出

受賞于通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戴銑等以劾瑾下詔獄錦衣牟斌爲輕刑緩械且力爲救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奄字斌不可謂其儕曰存此則諸君臣節可白他日昔鄒浩以失原卷被罪吾儕毋自爲計

竇鏞之反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已降鏞侯保勛與鏞有姻將爲外應李西涯東陽曰鉞必不爾勛以賊姻

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不復反正矣楊文襄一清亦謂張永曰寧夏不足平仇鉞故在已皆如其言

彭澤將討鄢本恕辭于楊文忠楊曰以君才制勝何有  
卽賊誅毋早班師及至破誅本恕等班師而餘黨螭起  
澤已發而復畱歎曰楊公先見非所及也

彭脊菴易七歲時嘗從鄉父老入佛刹眾皆拜獨不肯  
拜刹僧強之彭叱曰彼蹠跣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  
大奇之

世宗入繼議大禮未決張永嘉字敬言稱興獻以皇叔  
鬼神不安稱聖母以叔母將毋臣母謂上以繼統而尊  
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

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庶不失尊親之孝時楊文襄家居曰後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

塘

博學篤行嘗言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

塞仁義

陳少司馬

洪謨

初守漳畚人拾大羽于海濱長七尺餘

五色爛焉以爲鳳獻之洪謨命置之庫了不爲異已中使鎮閩者索之答曰業久焚卻

王虎谷

雲鳳

爲祠祭郎請嚴試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

給度牒王晉溪

瓊

曰兄謂此遂可塞異端若果行之彼

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復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謀衣食  
尚不可塞若更多識玄典與吾儒爭勝負其若之何虎  
谷歎服

張肖甫

佳肖

爲諸生光州劉繪爲太守奇之召致門下

語其子黃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穀峯嘗言上度莫量宋太宰

纒

獨愀然曰時事得失

惟言官極論可以動宸聽苟怒及言官猶藉警省而一

切置之如痿痺之疾痛癢不仁卽刀圭在手抑何可療

石公

星

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國儲欣然色喜宋公獨

謂不然朝廷錢穀寧蓄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倉陳腐糟可改折公曰少許贏餘便欲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

陸貞山

榮

居前有五聖廟民咸溺之一日貞山病卜者

謂祟由五聖家人請祀陸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王而挈妻攜母就食人家者且挾詐取財人道所禁何況爲神乃亦有此必山魃之類耳今與神約能禍人宜加子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三日病良已竟毀之

何心隱裨闔之流托身講學頗有知人鑑嘗遊京師詣

耿定向會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既去何謂耿  
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  
道學亦不能興且滅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殺我  
子姑識之已而果然

鄭貴妃負寵神廟比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  
中貴王安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  
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  
曰無壘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璽誰曰不然安  
從之鄭氏不復振



梅衡湘國禎總督三鎮鹵忽來獻鐵云是新產公曰此詐

也幸我弛鐵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鐵鑄劍而鐫識某年月日某王獻鐵且檄諸邊可勿市釜後鹵來賣釜公曰國既產鐵釜可自治使言無有乃出劍以示遂叩首服罪自是鹵莫敢詐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而時有委蛇謝陞起家宰言官多阻之耀獨婉解李映碧清爲同官密問曰何推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從而玉成之差得寬假

沈徵君劾武陵墨衰縮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  
誤軍機剿旣愆期撫尤失術敗衄可卜釀禍無窮又言  
璫孽阮大鍼等招納亡命妄畫條陳未幾師敗獻反楊  
相縊熊尙書僂楚蜀爲墟大鍼枋南都卒以國市悉如  
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徙薪之功獨高谷口躬耕之節

明語林卷六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賞譽

高帝嘗語廷臣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初終靡異匪直君子抑亦可以爲賢

劉誠意豪放負氣不屑用世孫丹陽炎守處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書陳天命幾數千言劉不荅遂巡就見置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滾滾不休劉乃歎曰基自以爲勝  
公觀公議論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方孝孺獨不註  
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畱爲子孫光輔

王待制禕死節時仲縉年才十三從宋太史學太史奇  
之名其齋曰繼志

宋太史謂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綑緼

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成五采

吳宗伯小時能文識之者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

掩

楊文貞目陳一德爲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

世目曾子啟繁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

楊文定溥初應試鄉舉胡若思典衡見其文曰異日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時以若思爲

知言

王紳曰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衛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媿師

承

李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

韶

贊九皋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孰

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謂確論

吳元博未遇時受知徐武功

有貞

人或從武功乞墓表

武功曰若欲名宦爲觀美耶抑精文以傳耶答曰發潛闡幽固將爲親不朽武功曰若爾何乞我爲吳寬秀才足永爾親矣盍往求之

鄒汝愚謫雷州吳獻臣方尹順德敕邑民李煥于古樓  
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

王濟之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一時先達名流  
屈年行求爲友值冢宰王九臯新逝葉文莊曰失一王  
翱得一王整安知非後來九臯

葉文莊見夏季爵時正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及  
其穎脫又如簇蠶抽絲秋雀引吭

世稱邱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不爲中官掬管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邱文莊文章流布遠邇卽席限韻動輒千言士林稱其  
瓌奇跌宕如壯濤激浪飛雪迸雷

南京祭酒陳敬宗與北監李時勉聲譽矯矯世稱南陳  
北李

陳伯獻 稱林文安 翰 曰賤者卽之不知其貴卑者卽  
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智非意相干者卽  
之始知公凜然莫可犯

錢寧鸞鈔浙中方良力諍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



黃鞏以書賀之曰宇宙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百  
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  
可無此一着

黃孔昭在文選畱意人才澄清自任謝方石云見其喜  
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譽太初  
詩調旣豪精神朗異聲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凱爲詩家冠冕顧東橋隣以空同爲

詩家武庫

湯公讓

眉勸

歌詩豪放奇崛援筆揮灑人比之風雨晦

冥中電光翕歟人多爲之奪氣

開封婁良少與賈恪齊名諺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

桑民懌

悅

一覽成誦千言不草人謂其氣陵五候目空

百代真文陣之健兒人羣之逸驥

董中峯

現

有女欲得佳婿曰吾女奇甚里中兒卒無當

者甬川尙書

張時徹

過中峯從容言曰富貴所不可知芝

草琅玕陳生束其人乎中峰卽艤舟甬江之上呼視之

親爲期日遣焉

升菴楊公嘗與李云陽對坐終日出語人曰見李生如  
臨水月

陳翁某愛其女不輕字人一日從羣兒中瞰吳國倫得  
之曰兒雖遊于鬪雞蹴鞠間儼然丈夫之度

王伯穀稗登與里中少年遊恒邑邑若三日新婦後遇

鳳洲先生酬應忘疲歎曰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埃一乘  
飛黃便自千里

閩人傅汝舟與侯官高澱詩學齊名時人語曰高垂腹  
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澱早善屬詞不樂制舉業每謂

章飾比偶猶之去須眉以傳粉黛洗意爵祿結居霞上  
蔣山卿見祝希哲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曰文不在茲  
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唐荆川于文士少有推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  
是平涼趙時春王謂晉江王慎中

徐東山故善包御史節節與中人競遂遠戍東山範白  
金爲叵羅銘之曰不媿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王子衡廷陳云獻吉執符于雅謨遊精于漢魏如鳳矯

龍變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駭其異

文待詔徵明極愛金琮書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

玉

王元美曰謝茂秦榛介越之資被以鬻質布衣風格從來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臣自閩中手一編遺予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

盧次楨冊被誣繫獄乃感慨著幽鞠放懷賦三十餘篇以自廣王元美云盧諸賦雖不盡離津筏然宋景差蟬

綬左徒之門豈必先少榘入室

吳中行趙用賢疏劾江陵同時受杖許文穆國製酒盃

爲銘以送玉盃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  
氣以贈中行犀盃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黜不惜剖心  
寔辭碎首以贈用賢

周山人詩遊武林提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  
岳鄂王廟壁詩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隸人篲墨掃之至  
詩所題大驚嘖嘖立命駕往謁相與定交詩時做衣匿  
蕭寺中

品藻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禕進江西頌太祖覽之喜曰故知浙東有二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潛溪旁通釋氏釋宗泐亦好儒雅上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橫生

如晴霽終南眾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往  
古亦何可辦

論者謂劉如孫三五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渾厚過之先

見不如劉誠意而直諒過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  
過之故曰尺短寸長

王希範洪在翰林與王偁王恭王褒俱負時名人稱四

王偁最自負顧推重希範不敢以雁行進希範嘗與修  
撰張洪自誦所作詩竊比漢魏張哂而未答復自謂曰  
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霸運且



自視比江沈云何子詩傍大李門墻猶未窺其庭奧希  
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名授解縉令疏其品縉具實  
對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  
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然短于才  
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鸞直而苛人怨不卹陳  
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馭獍之心後仁  
宗以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見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爲篤論

邱文莊嘗曰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曾無一言及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誰任其咎

葉文莊姚文敏夔林莊敏聰尹恭簡旻張汀州寧同在

諫垣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當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楊文懿謂張子房不見詞章房立齡僅辦符檄劉文成  
功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干古人豪或疑公逮仕季元  
專門象緯何異訾伊尹之屢就公旦之多才

楊文恪

濂

稱章文懿懋曰未軒

黃仲昭

儒雅定山

莊景

豪

邁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一峰風節白沙習靜公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  
年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謂何喬新出有功烈處有德言信道之篤無媿薛瑄  
著述之多比方邱濬

陳茂烈隱衷粹行王中丞應鵬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獻吉嘗曰吾嘗觀公卿于成化宏治間王三原居則岳  
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劉華容志在納約行  
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來靡靡難覩矣  
韓貫道文既卒朝士皆曰貫道愚同甯子卒保其身耄  
似武公不弛于學

或問呂仲木構曰何仲嘿何如其詩本漢魏可取也其

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曹劉

鮑謝之業而欲兼張程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問康  
德涵海曰漢馬遷之才而學則未達問馬伯循曰見善  
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  
以從政矣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當時  
稱甄林四傑李天才雄放徐陶冶精融何藻思逸發邊  
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  
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

惟果決有眞金百鍊之剛

李康惠

承勛

嘗問林公見素朝士短長林一一評答李

問公所長云何林遜謝不答然則有短乎林憮然請問  
康惠曰子每侍教所聞唯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  
所長毋乃卽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筆任手運誦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  
繁飾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  
可歎也

鄭端簡

曉

曰西場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場揮斤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醴醴參合成名並稱賢

相

一曰楊文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慤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皇甫子循游詩名與元美相埒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

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嘉靖初增城餘姚以談道小別門徑幾墮參商黃省曾兩師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

如漢本崑崙湛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流何離本

元美評陽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欲深造  
既以氣節名又建不世勛迨有志聖道一切掃除之識  
者不謂盡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  
傑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

弇州外史論文臣三伯靖遠

王驥

材而欲興濟

楊善

材

而巧武功

徐有貞

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慝

人謂弘治三臣恕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  
遜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



文升練差用術

弇州論相臣曰廷和始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其才勝也  
也不可則止冕與紀其庶幾宏內勁于權倖外伸于奸  
藩惜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一清有應變之畧無格心之  
本裨闔操舍將道也而行之揆地孚敬乘機遘會一言  
拜相強直自遂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逼禍豈  
不幸嵩以順爲正內固寵而外籠賄卽微孽子必敗階  
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權術收采物情不無遺憾與廷和  
皆救時相也拱剛愎而忮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習

器滿爲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故沒身  
而名穢家滅矣

胡元瑞少以撰著見推元美詩藪一書評隲今古錢謙  
益謂其愚賤自專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  
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真詞壇之行乞菽苑之輿僮也  
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士  
苴今之揶揄詩藪者仍奉元瑞之餘蘖以致袁鍾諸子  
踵弊乘隙澄汰過當橫流不及不亦慙乎

錢牧齋論詩專諛西涯而詆諶空同撫擊七纂不遺餘

力謂于麟句撫字拮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  
斷淄以袞繡刻凡銅爲追蠡限隔人代揣摹聲調論古  
則判唐選爲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繆種流傳俗  
學沉鋼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于已逝又云  
徵吾長夜于麟旣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于  
後而斯文未喪作者難誣當葵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  
微言迨稷下鼓吹之時元美亦持異議

世言劉念臺

宗周

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

似胡淡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

明語林卷六